远方没你会更好

冷眼热心

池 莉

收到一份快递,月饼,哦中秋节到了。哦里面还躺着一张信笺。啊啊信笺!赶紧手指展开,心里居然抖抖,同时涌出一股歉疚,歉疚自己多少年没有亲笔写信了,对于这个人世间,我早已无信——既不再收到也不再写——那种我们曾经称之为信的东西:有点私人、有点文艺、有一份微妙与亲密是连面对面都无法传达的彼此懂。而今天,我居然收到了一封来信:有抬头称呼,有结尾落款,内容微妙又亲密,钢笔手写,纯蓝墨水,初秋时节,迎风而立,微凉中展读友人来信,纵然真的我已经是个淡漠成性的人,也还是被激起火样热情。因此这一天我的日子充满喜色,慈祥到看什么都不挑剔。在物质主义泛滥的当今,居然有这么一种偶尔,一张薄薄信纸,很魔术地制造了难得的心平气和。就这样,今年我的中秋节假日以及稍后的十一假日,便拥有了一个风轻云淡的愉快开头。

感谢上帝!今天这个愉快开头,不仅是良好的,还极具启智性。让我蒙昧的双眼,看到了扎扎实实的社会意义,由于我的个人愉快不会妨碍任何他人,所以显得非常知趣和比较公益:对交通堵塞、大街拥挤、制造公园垃圾和花草践踏,对城市噪音声浪降低,对降低灰霾与平复扬尘,均有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小友并不远,就在本市,江的对岸,如果现在还是从前的秋高气爽碧水蓝天,咱俩就看得见对方的高楼。约个咖啡约个茶叙,约个饭局约个出游,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小友选择了写信,我选择了读信并选择了持久感动。我们懂我们的不约。且不说现在茶叙饭局烦乱无聊,到处高分贝乱噪,手机更是霸道喧宾夺主忍不住拍照或刷微。而一起出游度假,无论是跟团,还是自驾,恕我把它称之为灾难或者自杀。自驾至少要备足瓶装水、手纸卷纸消毒湿巾、尿不湿和止泻药,要对高速公路塞车和风景区泊车以及惊天高价以及沿路的吃不饱睡不好洗不了澡,拥有超过白痴的心理承受能力。跟团亦然。虽然没有了照料私车的烦恼,同时也失去了私车所拥有的个人空间。这可是整个旅程唯一一点私人空间,不然你就必须无时不刻与他人摩肩接踵。摩肩接踵的难受除了被动呼吸他人的烟臭屁臭汗臭狐臭之外,你能够看到的风景,永远只是他人的后脑勺。

最近有一个杭州游客在黄山景区的现场视频,如果微电影也分级,堪称恐怖片。密麻麻黑压压的人群,铺天盖地倾巢而出,瞬间吞噬整个景区,黄山只剩下少数顶峰,直指苍天,渴望拯救,而山的下半身没了,全趴满了蠕动的人。当然更不用奢望旅游进餐的食品安全与价格公道了。如今旅游业,借用文化乔装打扮涂脂抹粉大肆忽悠,其根本是商业利润变异出来的一个吸金怪兽,诱导人群蜂拥而至,所到之处秀美河山飞快变成水泥广场游乐场索道酒店饭馆公路马路,而假冒伪劣作坊也飞快制造旅客衣食住行的必需品,病从口入的癌症或许从这里埋下伏笔,当然医院会很高兴。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式旅游,这就是传说中的远方,这就是惬意的说走就走。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践踏到哪里。嘿,远方没你会更好,朋友你说是吗?这次咱哪里都不去。喝喝茶,品品酒,听听歌,看看月,翻翻书,静静伏案,慢慢写字,悠悠感怀,深深祝福,我的亲朋好友,愿世上所有美好都是你的。

白昼之光 岂知夜色之深

林少华

村上春树处女作《且听风吟》,里边有一位名叫哈特费尔德的虚拟的美国现代作家。出现在开篇第一章,可惜出现就死了。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德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

死于非命。按照他的遗嘱,墓碑上引用尼采这样一句话:“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我之所以特别注意二十多年前自己翻译的这句话,是因为前不久南昌科技师范大学一位日语同行来信,信上说她正以拙译为例给研究生上翻译课。当她让学生翻译“昼の光に、夜の闇の深さがわかるものか”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套用那首歌名,译为“白天不懂夜的黑”。相比之下,“您的译文真个超凡脱俗,朴实中透出豪华!”



可惜我这个人全然谈不上“超凡脱俗”。听人批评就恼,听人夸奖就喜。这次喜得心花怒放。上个星期我就带着心花怒放的心情去了台湾。去台湾淡江大学开村上研讨会。作为会议的一环,中间夹有翻译主题圆桌论坛。我、繁体字版村上译者赖明珠,以及韩国美国等译者围着圆桌讨论村上作品翻译的“秩序”(order)。我这次还算老实,谈的题目是“文学翻译的秩序:草色遥看近却无”。其他几位谈的则多是个人翻译体会。于是主持人东吴大学L教授,叫我也就此谈谈。我趁机引用南昌那位大学同行信上的例子,以此强调文体(style)忠实对于翻译多么重要。喏,“白天不懂夜的黑”,那岂不译得太平常了?尼采不但是鼓吹“超人”思想的哲学家,而且是格调高迈的欧洲顶级散文家。何况是墓碑引用之语,无论如何不应以日常语体译之……

正当我顾盼自雄之际,比我大几岁的赖明珠女士用日语开口了:“依林先生的译法,那恐怕就不是尼采,而是李白了吧?”

全然始料未及。但我好歹也是上过阵的人,两军对垒,唇枪舌剑,一般不至于抱头鼠窜。日语我也是会说的,当即应道:包括台湾同胞在内,但凡中国人,无人不是李白嫡系或非嫡系的后代,这种文化DNA至今仍在我们身上绵延不绝,使得中国人对文体,对修辞之美分外敏感和挑剔。而中国传统笔法的特点之一即是简洁明快……话音未落,村上作品波兰语译者、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位女讲师就此质疑。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就分量而言,日语译成汉语至少减少三分之一,这未尝不是汉语相对simple(简洁)的一个证据。为了避免汉语沙文主义之嫌,我补充说这并非出于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即席性状况描述。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觉得出,会场气氛开始脱离“秩序”,借用村上的俏皮话,如啤酒瓶盖不慎落入平静的湖面。

论战结束,东京大学一位与会教授告诉我,他下面的发言碰巧要提尼采。果然,他考证村上作品中的尼采引语多有变异,例如这句就无法在尼采原著中找见。《查拉图斯拉如是说》最后部分出现的相关歌词是:“噢,人哟,好好听着/听深夜在讲什么?/……人世是那么深/比‘白天’想的还要深”。这位东大教授的结论是:《且听风吟》中的这句墓碑引语大约由此而来。

下榻酒店不远就是有名的“淡水老街”。也是为了平息下午会场激起的几分亢奋,晚宴后夜色已深时分,我独自走去那里。但见老街全然不老。岂止不老,简直青春时尚得不得了。商铺栉比鳞次,货摊比肩继踵。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更时尚的是满街的女孩。几乎清一色短裙短裤,个个如刚刚斗胜的小公鸡,示威似地晃动着白花花的大腿,波涌浪翻,势不可挡。放眼望去,白花花的大腿,白花花的灯光,白花花的店面和展示窗——尼采哟,好好看着,这里唯有白昼之光,岂有夜色之深……

虫玩(二章)

金 波

花蹦蹦

进入初秋,我常在庭院的椿树周围看到花蹦蹦。看着它伏在树干上,枝叶间,一动不动。它是灰色的,还有些黑色斑点。样子很一般。但是,如果你走过它身边,惊动了它,它在飞翔的那一瞬间,真美!它张开的翅膀是红色的,红得很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如果你想捉住它,没那么容易。它会蹦,蹦得又高又快。它蹦起来的时候,同时也张开翅膀飞起来,所以都叫它"花蹦蹦"。

有一年秋天,一只花蹦蹦因为避寒,蹦进了我家阳台。我捉住了它,放进蝈蝈笼里养起来。我不知道喂它什么,就不断地变换菜谱:第一天喂的菜叶,它没吃;第二天喂的萝卜,还是没吃;第三天喂的肉末,还是没吃。等到第四天的时候,它死了。

因为喜欢它红色的翅膀,我就把它的翅膀展开,露出红色,放在榕树盆景上,像一朵红色的花在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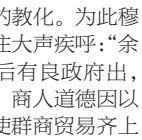
每逢客人来串门,看见花蹦蹦,都好奇地问:这是什么虫儿?

我就告诉他们:它叫花蹦蹦。随后,我又告诉他们:它还叫花姑娘、花大姐、花媳妇……

跟头虫

我刚一认识“孑孓”二字,马上就联想到跟头虫。这两个字,简直就是给跟头虫画的像。

那时候,我家住在四合院里,院子的正中央,摆的是个大鱼缸。我和鱼缸一般高,常常把下巴颏放在缸沿上,看水里的跟头虫跳舞。它们的舞姿很美,扭动自如,随兴所至。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紧贴水面,有时直扎水底。据说这是它们在游戏,在呼吸,在进食。无论它们在做什么,那动作都很优美。



后来,水缸里长了一层绿苔,这跟头虫就越发活跃了,长得也很快。

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这跟头虫是会变成蚊子的。我有些遗憾。又过了几天,又有人告诉我,跟头虫快蜕皮了。不久,我张大眼睛,真的看见正在蜕皮的跟头虫,一半变成了蚊子,一半还是跟头虫的样子。就在那个时刻,我看见,渐渐完全蜕了皮的蚊子,正站在水面上扇动着翅膀。

微风拂过水面,那蚊子乘风飞走了。我几乎绝望了,这么好玩的跟头虫,一定要变成蚊子吗?一定要叮咬我们,吸我们的血,传染疾病吗?

看来,我无法阻止跟头虫的蜕变。我很惋惜。我甚至于去问妈妈,跟头虫为什么要长大?妈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问我,你不是也要长大吗?我想了想说,我是要长大,可是我长大了不会去做坏事,而蚊子可是要咬人,要去吸血呀!妈妈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我也不想再问她。

从那以后,我执拗地认为,有些东西不要长大多么好。长大了就会变坏,变得很恶,会害人。

不久,我家买了好多条小金鱼,放养在鱼缸里。我看着鱼游动着,追逐着跟头虫,一只只都被吃掉了。我越发不明白,因为要变成可恶的蚊子,跟头虫很小就被吃掉了。不吃掉是不行的,因为变成了蚊子会害人!我陷入了找不到答案的困境。

“丑陋”的棉花

陆其国

说起棉花,皆关乎美,而与“丑陋”风马牛不相及。殊不知一旦人心丑陋,也会殃及洁白无瑕的棉花,使之变脸“丑陋”。这样的卑劣事,其实由来已久。

民国时期著名爱国实业家穆藕初在其《自述》中讲到,1889年秋,他十四岁时由堂兄介绍,进入一家花行做学徒,所谓花行就是经营棉花买卖的行业。当时恰逢收棉时节,只因连续下了一个多月雨,一些地方棉花受损严重,收成锐减。这一来收上来的棉花顿时物以稀为贵,尤其是品质好的棉花,因需求多,价格一下子飙升。不过在这些硕果仅存的棉花中,还是有不少或浸水或受潮,严重者“若将棉朵用力掷于壁,竟能粘着不下坠,其潮度之重可想而知矣”。(穆藕初语)这怎么办?这一年正是慈禧“归政”光绪之年,于是就有人回望道光、咸丰时期清王朝与外国通商时发生的事例,说那时西方与中国通商不久,对中国商情并不了解,而中国商人与他们交往一阵后,发现西方人性格率真豪爽,很容易欺骗。一些丑陋的棉商听进了这话,就将潮湿甚至浸水棉花混在干净洁白的质好棉花中售予西方商人。当时中西往来都靠海运,一个单程就要数月甚至半年,船抵目的地卸货时,棉花多已霉烂。那些率真豪爽的西方商人果然好骗,还以为这是旅途太远、时间太久,加上船舱环境不佳使棉花变“丑陋”的。一见赚外商钱如此容易,“丑陋”的奸商便嫌售掺水棉花不过瘾,竟然从中加放砖块,以增加重量。

但意想不到的是,事情竟然出现“逆袭”:“此项棉花运往外国,花中潮分被砖块吸收殆尽,故棉花并不霉烂,而花质亦独优,该商因此而获利。”这样的故事听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况味。那个“因此而获利”的外商因棉质“逆袭”尝到甜头,第二年又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想找去年出售“加砖”棉花给他的那个棉花商,继续向其购置棉花。而那个奸商其时尚不知道其中“逆袭”的故事,一听老客户指名道姓找他,他顿生惊恐,以为那个受骗外商要来找他算账,早吓得溜之大吉。



从道、咸年间发生这些“丑陋”的事,至穆藕初在花行当学徒,时间虽然又过去了几十年,但无良奸商往棉花里掺水的现象“不但无革除希望,且有每况愈下之势”。穆藕初说这话并非危言耸听,这不,毕竟放砖块太过明显,就有不法奸商在棉花中“掺水之外更有杂入敲扁棉子,以便至轧车上随花混过,借以增加重量;黄花僵块,都不剔除……秋雨之年此弊尤甚”。终于,“丑陋”的棉花被外商发现了蹊跷。察觉受骗后,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严加问责并禁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结果却非但无效,还导致了新一波诈骗有如多米诺骨牌般变本加厉地出现:“不但棉花如此,如食盐中掏(掺)陈石灰,米麦中加小石屑,豆菽中和粗泥粒,几乎无业不有弊,无货不作伪,信用扫地,未易挽救。”种种丑陋事相,究其原因,穆藕初觉得皆因“年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可见良好的商业环境不仅要远离政争、祸乱,还要有良好的教化。为此穆藕初忍不住大声疾呼:“余甚希望今后有良政府出,大修政教,商人道德因以提高,庶使群商贸易齐上轨道。”其实不仅穆藕初,这也是今昔所有国人的一致心声。

杭州的潮涌

陈 益

一只蝶形风筝,被春日的和风托起,仿佛贴在了环球中心大厦顶端,让古运河畔的风景变得生动起来。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商务楼和巨无霸式的球状影院,错落有致,在绿树簇拥下构成一个文化广场,彰显着城市的现代气息。在一侧的大桥下,是从隋朝起就不息流淌的运河南端。一千多岁的运河,全然没有往昔那种樯帆接天、舟楫相衔的情景。但放眼望去,依然波光粼粼,烁动着生命的辉煌。

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无疑是杭州的骄傲,其根源却跟大运河的开通密不可分。没有大运河的开通,不会有杭州的繁荣。千百年来,运河既是一条经济渠道,也是一条文化命脉。不仅滋润着广袤的土地,养育着众多的生灵,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宗教、茶艺、饮食、桑蚕丝绸、戏曲曲艺、园林、藏书楼阁乃至桥梁古塔,哪一样不是宝贵遗产?哪怕是一块城砖、一截井圈也意蕴无穷。

昨晚,我们沿西子湖兜了一圈。夜幕下的湖畔,幽秘而又娴静,反衬着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清晨我起了个绝早,独自去往湖畔。沿途所见,跳舞的、打拳的、喝茶的、唱戏的,一个个都是那么气定神闲。透过薄薄的晨雾看去,高踞半空的宝俶塔影影绰绰。惟见柳浪轻摇,轻舟荡漾。一条石径伸入湖中,通向亭阁,在亭阁里大声聊着杭州官话的人们,恍若隔世。我在马可·波罗雕像前站立了很久。一千年前,这个威尼斯年轻人离开故土来到遥远的中国,在杭州生活多年。后来,他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架在大运河用来连接街道的桥梁,当然还有杭州这个“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他成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杭州的西方人。

如今,G20峰会的召开,令全球的目光聚焦西子湖。钱塘江的滚滚潮涌,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创新和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将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这是马可·波罗怎么也预想不到的。

西湖的自然之美,是人工雕琢的,连它的湖水都是从钱塘江挖渠输入的。但,人们多少年来把它雕琢成了一件灵性的工艺品。湖堤、亭阁、廊榭、碑刻、墓茔,还有文人骚客们用诗词装点的风景,无一不呈现人文色彩。今天,在全球经济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和瓶颈时,参加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在这里开出“创新经济增长”的药方,让西湖平添了奇异的色彩。

柳屯田曾经写过一首《望海潮·东南形胜》:“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是唐宋诗词中将杭州这个东南都市的物阜民康、繁华美丽写得最为理想化的一首。然而,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之畔开出“药方”,无疑比诗情画意更有意义。

十日谈 行迹

去一地,慕其山水,更慕其人物,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